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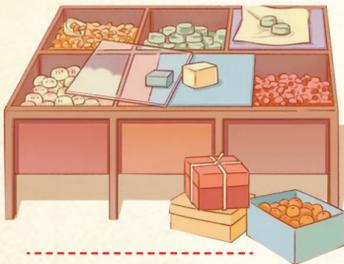
## 腊月腊事

## 故乡腊月的年味

□杨会安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。随着电话那头母亲的一声“你们啥时放假，记着带孩子回来过年，我正在集上置办年货呢，咱街上可热闹了……”的唠叨，家乡的年味便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。

我的老家在豫西南的一个小山村，幼小的记忆中，腊八节过后，大人们就开始置办年货。集镇上，大街两行卖菜的、卖干鲜调料的、卖爆竹的、卖年画的商贩以及把家里养的鸡、鸭、鹅、羊拿到集镇换钱的村民，让原本宽



□苏作成

阔的街道变成了羊肠小道。商店里、菜市场、缝补铺、理发店如人潮般涌动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欢闹吵嚷声，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使得整个集镇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。这时候，我的父母会精挑细选地买些青菜、粉条、海带、调料、对联等，而后去缝补铺王阿姨那里给我们定做新衣服。同时，还会慷慨地给我们兄妹每人几枚小硬币，让我们根据喜好自由分配。揣着那些叮当作响的硬币，我像听到了新年的交响曲。

与此同时，腊月的乡村同样年味十足。扫房子、杀年猪、炸丸子、蒸年糕，家家户户忙得不亦乐乎。还有剪纸高手李奶奶更是热闹非凡，她剪的大红福字、喜字特别漂亮，每天都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家里办喜事的村民带着糖果、瓜子排队来讨要。她家的两间小屋整天欢声笑语不绝于耳，那感觉好温馨好喜庆！

此外，常有师傅用自行车载着做爆米花的机器走街串巷，他的几声吆喝，如诱饵一样吸引了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。当我们把从家里带来的苞谷或米粒等放进圆柱形的机器肚子里，当红红的炉火随快速转动的机器燃

起来。数分钟后，师傅就会掀下机器，躁动开关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响，一团白色烟雾迅速腾起，一锅香喷喷的爆米花就出炉了。我们一哄而上，大把大把地吃着、笑着、闹着，那满嘴生香的滋味，一如当年的年味，至今还令我回味无穷。

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啃骨头。因平时饭菜中少见荤腥，只有过年家里才割上一块带骨头的肉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吧肉从骨头上剔下，用来剁饺子馅和春节招待客人。母亲则把骨头放在锅里煮啊煮，煮得肉汤白白的，连骨头都酥软了。这时候骨头上附着的那一丁点肉末就成了我们兄妹抢食的美味，因无法解馋，我们便用菜刀把骨头砸碎，贪婪地吸食里面的骨髓，那香味真是沁人心脾。

燃放爆竹是我们最大的趣事，一天到晚，用大人给的零花钱买来燃放，弄得两个小手黑乎乎的，却毫无知觉。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夹杂着我们的嬉闹声，让腊月的年味变得更加浓郁。

故乡腊月的年味，成为我人生中最美的回忆。

就成型了。豆腐方方正正，白白嫩嫩，用菜刀划成四方方的豆腐块，捧到手上，颤巍巍的。父亲将每块豆腐用菜刀打成很薄的块，放入加了少量油的铁锅内，煎到两面黄，再用辣椒炒，加入葱花大蒜味精，煮熟，出锅。此时的豆腐就软和微辣，十分可口。在寒冷的腊月，吃热热的水豆腐，不单味道好，且能使全身暖和。余下的豆腐，父亲也分别保存好，能吃整个腊月。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父亲将锅中的豆腐花，赶紧连汤带水舀入铺好了包布的四方木框里，在上面盖木板，木板上再压上干净的大石头。在“咕嗒”作响的滴水声中，越压越紧，那洁白而软嫩的豆腐

就成型了。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## 殷殷赵堤情

□王自亮

喜欢赵堤，每次到赵堤，都能感受到赵堤人的热情淳朴。提起赵堤人，我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好词。

在赵堤，我曾对他们说，我喜欢赵堤。我感受到这里民风的淳朴、群众的热情。这不是虚言，这是真的。

赵堤人带着一种天生的豪爽。这或许与地理环境有关吧。这里是豫豫两省交界之地，又是三市之交。土地肥沃，波浪滔天。自古就有习武传统。革命战争年代，这里的人就英勇不屈，他们组织大刀队、长枪队和敌人拼杀，因此，形成了刚硬的传统。你听他们说话，就带着一种硬气，一种粗豪。

赵堤人性子硬。去赵堤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女人骑大摩托。当时，女人骑摩托挡的大摩托很多。远远地，我见空旷的田地里，一个女人骑着红色的大摩托，一阵风冲过去了，车后扬起一团团黄土，像奔走的红色火焰。

跟赵堤人在一起，你千万不要拘谨。他们有什么就是什么，他们是掏出心窝对人的。他们不会拐弯抹角，说出的话，句句砸石头一样实在。

赵堤人干什么都有一股拼劲闯劲。认准的事情就努力去干，不干出一番名堂决不低头；再苦再难的生活他们也要坚持，决不屈服的生活低头。

我认识很多赵堤人，也去过赵堤很多地方。我在大浪口徜徉，感受着青砖蓝瓦房的朴实与韵味，漫步在碎石小径上，看着那些磨盘、水缸，还有砖瓦的墙窗。我似乎听到了久远的涛声，又回到了以往童年记忆。村史室，忆旧室。这里原是一片废弃的坑塘，是大浪

口人坚持不懈，将它打造成了一个古色古香的休闲度假地。

我在大寨沉醉在革命历史的回味之中。那神奇的革命战士李文隆夫妻，一把手枪让鬼子胆寒。这里曾是滨阳县抗日政府驻地，当年，村寨外那厚厚的黄土墙，那密密的芦苇荡，曾经有多少革命的故事。

我在小寨纪念广场漫步，芳草萋萋之中，缅怀那曾经牺牲的民众……

我曾在晚秋的风中走过最美乡间公路，格桑花开，姹紫嫣红。我曾在清涼的秋风中走过稻田。绿绿黄黄的稻田，绒绒的，就像一幅美丽的田园画。田园牧歌，这四个字，立刻就跳入我的脑海。看着稻田中，白色的小村，还有那翩翩舞动的白鹭，像可爱的精灵。村落隐隐，稻花飘香。这样的小村，怎不让人留恋呢。那一瞬间，真是美不胜收，一片风华无限。

而如今的小寨，依托这些历史，建设小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，历史不能被忘记。小寨村，将展现出新的夺目风华。

政通人和，百业兴。赵堤镇现在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，打造水墨小镇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旅游业，特色农业。稻香弥漫，歌声飞扬。

好山好水好好人，喜欢长垣赵堤，喜欢朴实热情又刚毅果敢的赵堤人！



## 父亲的年豆腐

□苏作成

腊月是忙碌的月份，杀年猪，做腊肉、香肠、烤酒，置年货，祭灶，扫院子，剪窗花、贴春联……对父亲来说，还有做豆腐。

父亲会称20斤左右的黄豆，用清水泡至黄豆变得柔软而膨胀。开始，我家没有磨子。若要磨豆子，就要到别人家去。后来，买了磨子。磨子主要由木槽架、磨盘和磨底组成。木槽架用于放磨盘、磨底和接生豆浆。

磨盘、磨底放在磨槽架上，磨底在下，磨盘在上。磨盘上有一个通往磨底的磨眼，用于喂豆子。磨底正中间有一根短轴，用于磨盘的一个圆口合到轴上，在磨豆子的过程中不至磨盘脱离磨底。磨盘、磨底相接的一面都打有漂亮的螺旋状纹，而磨子，主要就靠这些纹在旋转的过程中将豆子碾碎磨成豆浆。磨盘边上，开了一道口，有一根方形杂木水平地嵌入，杂木上再垂直朝上地嵌了一根竖着的圆形磨杆，磨豆腐时，一只手就握在此处。

泡好的黄豆带着水，放在盘子边的小方桌上。里边放一陶瓷挑子，用于给“磨眼”“喂”豆子。

父亲推磨时，不急不躁，每转几次，就挑一勺带水的豆子，喂到“磨眼”里。一会儿，磨盘与磨底之间就往下流起了白花花的豆浆。转一两圈，喂一勺豆，周而复始，直到全部喂完。

豆子磨完，父亲就准备大铁锅。将豆浆放入豆浆袋，用木夹使劲地挤压，豆浆便汩汩地流入大锅，豆渣就留在袋里。灶膛里的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响，锅里的豆浆就沸腾起来。

父亲叫我添柴火煮浆，他就准备点浆用的石膏水。准备好了，就拿长把瓢将石膏水徐徐地倒入热浆中。母亲就用一米多长的小竹棍，一圈圈搅拌。乳白色的豆浆就变成了豆腐花。

父亲将锅中的豆腐花，赶紧连汤带水舀入铺好了包布的四方木框里，在上面盖木板，木板上再压上干净的大石头。在“咕嗒”作响的滴水声中，越压越紧，那洁白而软嫩的豆腐

就成型了。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## 赶年集

□仇进才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童谣响起的时候，关于年集的记忆便又随着人潮而涌动，在大街小巷里弥漫出喜庆的韵味。

儿时，年集是一场十里八乡的盛会。它相当于新年的庙会，人们很早就开始念叨着，着手筹备。走街串巷，和远近的亲戚们打着招呼，默契地对这份传统的约定心领神会。

等到那一天，羊肠般的道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鲸吞汹涌的人潮。我刚好高出石桌一个头，虽然紧攥着父亲的手，但仍会被人流冲开。要像一只逆流而上的鱼，拼尽全力，才能勉强跟上父亲的步伐。

到了年集，再小的空地都会有人见缝插针摆个摊，我们就在吆喝、讨价还价的间隙中小心地挪动分外缓慢的脚步。

时不时就可见有老人守着一根插杆，上面插满了糖葫芦。金黄的糖浆凝结着喜庆的阳光，山楂微醺的脸颊上泛出明亮的光泽，极具诱惑。它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不知不觉间就溜到了我的手里，顺便会挤走兜里一张纸币。有时候，还会碰到卖棉花糖的。那如烟似雾的形态、雪白蓬松的质地和入口即化的口感着实让我欲罢不能，大口吞咽，像是把一年的甜言蜜语都舔进了肚中，提前在舌头上蓄满嘘寒问暖，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好准备。

我喜欢跟在人群中看对联，虽然不懂繁体字，但一定要装作看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在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中猜测对付与典



## 打扬尘

□母宗美

在我们老家，记得儿时打扬尘这天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出现“全家老少齐上阵，热火朝天打扬尘”的场景，将家中进行一次彻底大扫除。

在我们家，一般都是父亲手持锄头，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，弟弟们便跟在父亲后面，帮忙拔草、倒垃圾等；母亲则挥舞着长扫帚打扬尘，屋顶、门窗、灶台、床下柜子旮旯，一处都不放过。此时，我负责给母亲打下手，洒水清扫地面垃圾。

首先，母亲举着长扫帚进入卧室，往屋子里上下左右一通扫，房顶上的灰尘和着蜘蛛网通通往下掉。她又将长扫帚伸进床下面或柜子底下一通清扫，把那些旮旯里的杂物通通扫了出来。我连忙洒水，将地上打扫干净，用撮箕把垃圾端进竹林边倒掉。

母亲又举着扫帚来到我们烤火的屋子。因为生煤炉的缘故，屋子里的灰尘可比卧室多多了。一通打扫下来，光灰尘就得一撮箕。

厨房可是打扬尘的重中之重。因为那时家家户户做饭都是烧柴火，平时烟尘满屋乱

飞，一年下来，积攒了厚厚的一层。只见母亲手里的扫帚往屋顶轻轻一扫，整个厨房顿时烟尘弥漫，一股呛人的味道扑鼻而来。尤其是灶台上和墙壁上的油烟，黏糊糊的，特难弄。但是，母亲一点儿也不嫌麻烦。她用沾了洗衣粉水的丝瓜瓤一点一点地擦。我见状，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擦起来。我边擦灶台边听母亲讲过年的习俗。屋外，弟弟们和父亲干得那才叫一个热火朝天！父亲用铲子将屋檐沟里的树叶泥土铲入撮箕，大弟和二弟则用棍子拾去倒在竹林边上。他们抬着垃圾一边走，一边学大人们抬重物时“哎哟哎哟”地吆喝着。小弟双手抱着一捆杂草，嘴里也随声附和着大弟二弟的吆喝，紧跟在他俩屁股后面，样子呆萌又搞笑。

经过全家大半天的忙活，大扫除终于结束。一番劳动下来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看着屋里屋外焕然一新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如今，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，家家户户的住房也都由以前的木房子变成了砖砌瓦盖的楼房。刷过漆的屋顶，贴上瓷砖的墙壁干净整洁，加之现在做饭取暖都是用用电煤气，厨

房也装了抽油烟机。灶台、房顶上也没见扬尘和蜘蛛网的踪影。

慢慢地，打扬尘这项年俗就简化为普通的打扫卫生了。但是，年前打扬尘在我心里根深蒂固。我依然会动员老公和孩子一起，把原本干净整洁的房间里里外外再打一遍。

世界上礼物数不胜数，每个礼物的背后都有一段过往和故事。在我记忆中，最难忘、最留恋、最有价值的礼物与小羊有关。每每想起，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那个温暖的春天。

那是三年前的初春，我和爸爸到集市买了四只小羊。路上爸爸告诉我要把羊送给一位名叫周大富的贫困农民。“大富”！我差点笑出声来，好奇地想象着“大富”的模样。车到了，我迫不及待地望向窗外，可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，与平时所见的高楼大厦不同，眼前是一间破旧的小房。房外杂草丛生，一个身着补丁旧衣服、略显苍老的大伯站在门口，乱蓬蓬的胡须像一把枯萎的野草，黑黝黝的脸上粗线条的皱纹如干涸的河沟，两只手不自然地搓弄着。屋里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鼻而来。锅、碗、瓢、盆随意在地上扔着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挂在墙角，屋顶还有碗口大的洞。我和爸爸把羊交给给他，而我心里却很担心，他会照顾小羊吗？临走前，我反复提醒他一定要好好养羊！他对我憨厚地笑着……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## 百年传承麒麟舞

□贺满起

麒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兽，象征着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麒麟舞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，表达农民辛勤劳动后丰收的心情。在我的家乡兰考县，靠着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口传心授，这一古老的拟兽类舞蹈仍葆有蓬勃的生命力。我出生的小寨镇郭店村，就活跃着这样一支麒麟舞艺术团，乡亲们越舞越精彩，舞出了兰考、舞出了河南，还吸引了国外的洋徒弟来拜师学艺。

郭店村的麒麟舞表演，始于清朝乾隆三十年间，距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，已传至第十六世。麒麟舞表演通常在春节前后农闲时，以晒麦场、空地为表演场地，由一青年舞队麒麟头，一个舞动麒麟尾，随着打击乐奏出轻、重、缓、急的节奏，表现麒麟活动过程及其喜怒哀乐。麒麟舞开始时，随着鼓手的一声高喝，鼓声、唢呐声四起，麒麟左右摆动着头，大头娃奔走其间，手持红布或青枝，或站立、或蹲伏、或前倾、挑逗着麒麟。麒麟神态各异，有的凌空腾起、有的匍匐在地。麒麟舞将武功融入充满生活气息的完整套路中，可即兴发挥，诙谐幽默，融入身边生活中的搞笑细节，让观众捧腹。

麒麟舞道具制作和表演内容都是就地取材。如麒麟头就用泥沙和砖坯做成模型，上面粘上数层的纸布，待干后外涂颜色，内用

竹片和木条支撑制成。麒麟舞的内容大多是麒麟送子、麒麟扑绣球、麒麟闹东海、登高望月等传统节日。近年来，乡亲们与时俱进，道具制作、表演形式和内容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。在表演中视场景加入了诸如“兰考人民多奇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台词，弘扬、传播焦裕禄精神；加入“郭店建大棚、种瓜菜，麒麟来宣传”的台词，助力村庄脱贫致富；加入“人人出力，户户参与，建设美好乡村”的台词，为文明乡村建设鼓劲。

为更好地传播与传承麒麟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郭店村成立了兰考麒麟舞艺术团，由郭店村麒麟舞第十一世传人侯学阳担任团长。主要成员郭玉昌，是家具店老板，但只要农闲时，他就放下店里的生意参加，最长的一次外出22天。正是他们的热爱和奉献，郭店村的麒麟舞艺术团近年来频频在中国剧院和中央电视台亮相，并在首届“麒麟王”争霸赛中夺得了金奖。

70多岁的侯学阳，还收了洋徒弟。来自俄罗斯的妮卡，为了自己的“江湖梦”，卖掉了在俄罗斯的公司，只身来到中国，向侯学阳拜师学艺，他们的故事以《妮卡的功夫奇遇》为题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，让郭店村的麒麟舞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。除妮卡外，侯学阳还收了一名从英国慕名而来的洋徒弟。艺术团还在村小学挑选对麒麟舞感兴趣的小学生，加以悉心培养，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。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父亲做的豆腐，那种美妙的清香，是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留给我的最温暖的记忆。